

(五)

靠窗的男人·造窗的男人

——「規定情境」如何讓角色顯露生命

作者簡介

作者資料不詳。

內容簡介

這一篇〈靠窗的男人〉是一篇流行的「網絡小品」。一間病房，兩個患重病的男病人：靠窗的病人和需長期臥床的病人。靠窗的男病人每天都用一小時向室友敘述窗外繽紛多姿的世界，他們漸漸覺得世界變得不一樣了。窗子只有一扇，不靠窗的室友好羨慕靠窗的男人總能體驗那愉快的事情，而他偏偏不能，只能夠間接地去聽，於是起了歪念，他要獨霸那扇窗！一天晚上，眼見靠窗的男人病情惡化，掙扎求援，室友卻見死不救。就因為這樣，他終於可以獨霸那扇窗了。可是，他最終發現原來窗外只有一面牆！而且，那本來靠窗的原是個盲人！

情節分析

這根本是個劇本啊！試分析它的基本戲劇元素：

- 規定情境：
醫院病房，僅有一扇窗和兩張病床。病房內的是兩個病重的男人。
- 角色：
一個靠窗的男病人，患肺積水病，每天只能坐起來一小時；另外的男病人，長期只能臥床。
- 戲劇行動：
不是靠窗的一個病人，「要」獨自擁有窗外的世界。

在病房內，生活是刻板的。每天定時給醫生檢查，定時由護士派藥，也要定時休息。在這情景下，兩個角色自然而然地先閒聊起來，話題環繞在家庭、工作、閒暇和軍旅生活。

然後，隨着劇情進展，角色間的關係也變化了。他們最享受的共同時刻，是靠窗的男人給臥床病人描述窗外的世界。

作者也着力經營那窗外的世界。

多美麗而優美的天地啊！公園裏有可愛的湖，湖上有孩子快樂地划船，有水鴨和天鵝在悠閒地玩耍；

那是繽紛燦爛而叫人動情的，情人在花叢中挽手漫步；

有時，溫暖的午後，還有樂隊的遊行隊伍，好不熱鬧；

遠處還有藍天映襯的城市，樹木森森，更顯優美。

一個用心地刻劃；一個用心地聆聽，也驅馳他優美的想像。兩人的心靈貼近了。

透過敘述、聆聽和想像，世界恍似一下子變得寬濶起來了，生活也似乎顯得有朝氣，不再單調刻板了。

劇情推進，兩個病人的關係再起微妙的變化……

病房內僅有一扇窗，長期只能臥床治療的病人未能被安排到靠窗的位置，不能得見窗外的世界，先是覺到有點不公平，心想：為什麼靠窗的男人擁有得觀美景的幸福，偏我就不能？

起初，他還會因有這想法而感到可恥；但是，隨着日子過去，他的妒羨積疊起來，連在夜裏也因忿忿不平而失眠了。一念三千，這份歪想直嚙啃着他的心靈。他總盤算着：我要自己看，我要看得更多！我應該獨自擁有這一扇窗！

音效對高潮的營造

戲的高潮在哪裏？在兩個角色關係徹底改變，在生死變化的關鍵一刻。

一天晚上，靠窗的男人在瀕死邊緣掙扎，並摸索着求援的設施。臥床的男人卻不動聲色，眼見同房者如此吃力求生而竟袖手旁觀，漠然地見死不救。戲如人生。在真實的生活中，這一小節出現的聲音，必然富有戲劇效果。

試具體想像這個場面：在狹小而昏暗的病房裏，一個靜靜地躺臥床上，表面上無聲息；另一個則在床上時而以嘶啞的氣息咳嗽，時而以瘦弱的手到處摸索，時而弓身吃力掙扎。咳嗽聲、忙亂地掙扎與摸索的聲音，大大小小的喘氣聲，不斷此起彼落——良久，現場歸於一片死寂，在幽暗的角落，只聽得一個人在目覩生命大變後的悸動：他的呼吸聲時大時小，時起時伏，時倉促時平緩……

期間並沒有任何對白，但觀眾就深深給這一個場景震懾住了！

戲還沒有結束。

驚奇與懸疑

終於，靠窗的男人死了；另外的男人也償了心願，搬到了靠窗的病床。

這病房終於留下他獨自一人，他擁有了那扇窗！

他滿心歡喜地，忍着痛，努力支撐起身體，強要轉頭去看看那「終於」屬於他一個人的世界。他慢慢的回過身，恍如電影會用上的慢鏡：啊！怎麼？怎麼？

那窗外的，只是一面牆！

這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「驚奇」(surprise)！

緊隨而來的就是「懸疑」(suspense)。就如同另外的男人一樣，我們都不禁會問：這靠窗的男人究竟是個怎樣的人？是什麼驅使他一直以來這樣用心地去刻劃窗外那美麗的世界？

護士進一步透露一個更令人驚奇的真相：靠窗的男人是個盲人，他什麼也看不見！

「是什麼逼他這樣做的呢？」

「他是要鼓勵你吧！」

輕描淡寫的這一句，恍似五雷轟頂，更叫人羞愧無地！「你」是「他」的什麼人？同房的病友，萍水相逢而已，非親非故，他有什麼必要為你這樣費盡心思，編造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美麗的世界？

「情境」讓「角色」顯露生命

重病的盲人不甘於囚鎖在黑暗的天地，他善用無邊的想像力，「看見了」美好的世界，他更要和室友分享心中美好的事物，他常常給室友打氣，為別人，也為自己帶來快樂。一個開眼的人，卻因要獨享更多而把這扇「窗」關閉了。他親手把一個美好的世界摧毀了，他看到的僅是一面牆！

中國人說：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」說的是我們要珍惜生命中難得的機遇，珍重在我們身邊的人。這「機遇」或許叫做「機緣」。這個「遇」與「緣」，正是我們戲劇上常說的「規定情境」(given circumstances)。

《靠窗的男人》這個「戲」，其規定情境就是：一間病房，兩張病床，兩個重病的人，然後，一扇「或許存在的」窗。

睡在兩張病床上的兩個病人，本來都不認識，那兩張病床大概也是同一高度吧？可是，在「戲」終結了的時候，我們大概都會有這個印象：那靠窗的是多麼崇高的一個人啊！他有豐富的想像和表達能力，他有強烈的求生意志。他要超越盲人的身份而主宰自己的命運。更重要的，他善良，有愛心，喜歡分享。跟他相比，那個見死不救的室友，是何等自私，其靈魂是何等卑下！

他們不是活在同一高度上的兩個人。

沒有這規定情境，這兩個截然不同品格的人，又怎能顯露他們的特點呢？二十世紀的戲劇大師賈克·樂寇(Jacques Lecoq, 1921 – 1999)曾經在《詩意的身體》一書說：「沒有情境就沒有角色。只有情境才能讓角色顯露生命。」李家同創作的這個故事，不，這齣「戲」，為樂寇這句話下了貼切的註腳。

規定情境的重要性，由此可見。

不過，話得說回來：不同的規定(given)情境，在戲劇中是由編劇所安排(give)的，而在生命裏，則是「冥冥中」由更高的存在去「主宰」。其實，我們生活中儘會「碰巧」遇上或這樣或那樣的情境，但我們怎樣自作「主宰」，為這「碰巧」而來的情境添加色彩，使我們像「靠窗的男人」一般，變被動為主動，為平凡的生命「造」一扇美麗的窗，讓生命擁有更大的意義？或許就是這個故事給我們的最大啟發吧？

延伸閱讀

教師可介紹學生認識程文輝(1936 – 2011)這位有「東方海倫凱勒」之譽的人。互聯網上有大量關於她的資料。她怎樣自小失明，然後，怎樣「用心」去看世界，自作主宰，活出不平凡的生命，相信會給同學很大的啟發。

教學建議

失明是重要的殘障，這會為生活帶來莫大的不便。我們同時也知道，為了求生，視障者會盡量運用其他感官，使能以「最大的可能」來感受世界。對於常人來說，怎樣感同身受體會失明人士的困難，以便和他們好好溝通，也讓我們養成同理心，有尊重異己者的習慣，實在是個值得重視的課題。

因此，我們早已發展出種種模擬失明境遇的遊戲。2010年，香港更有「黑暗中對話體驗館」(Dialogue in the Dark)的成立，讓人可以真切體驗失明人士的生活。

教師或許可以讓學生分成小組，關了課室的燈，組員都閉起眼睛，輪流描述當天學校生活中「看到」的事，例如今早校門外發生的一宗交通意外，早會上校長的表現，某一個課節上老師有趣的行事等。這些都是集體的經驗，同學可以互相補充，以修正與豐富大家的共同記憶。同學會發覺，一些明顯不過的東西，原來竟然會給忽略掉了。

當然，也可以讓學生結合客觀描述和主觀想像，介紹各自家居附近可以有一個怎樣「最美好的」環境。這個環境可以從來未出現過，但它既然能夠繪影繪聲地「被描述」出來，便一定體現了豐富的想像，更反映了一些美好的願望。讓學生經歷這想像與願望的過程，當然是好事。

要是先讓學生聽聽德伏札克(Dvorak)的《新世界交響曲》(New World Symphony)，才做這個遊戲練習，或許會更有效果。

備註：由於版權關係，未能提供〈靠窗的男人〉原文。